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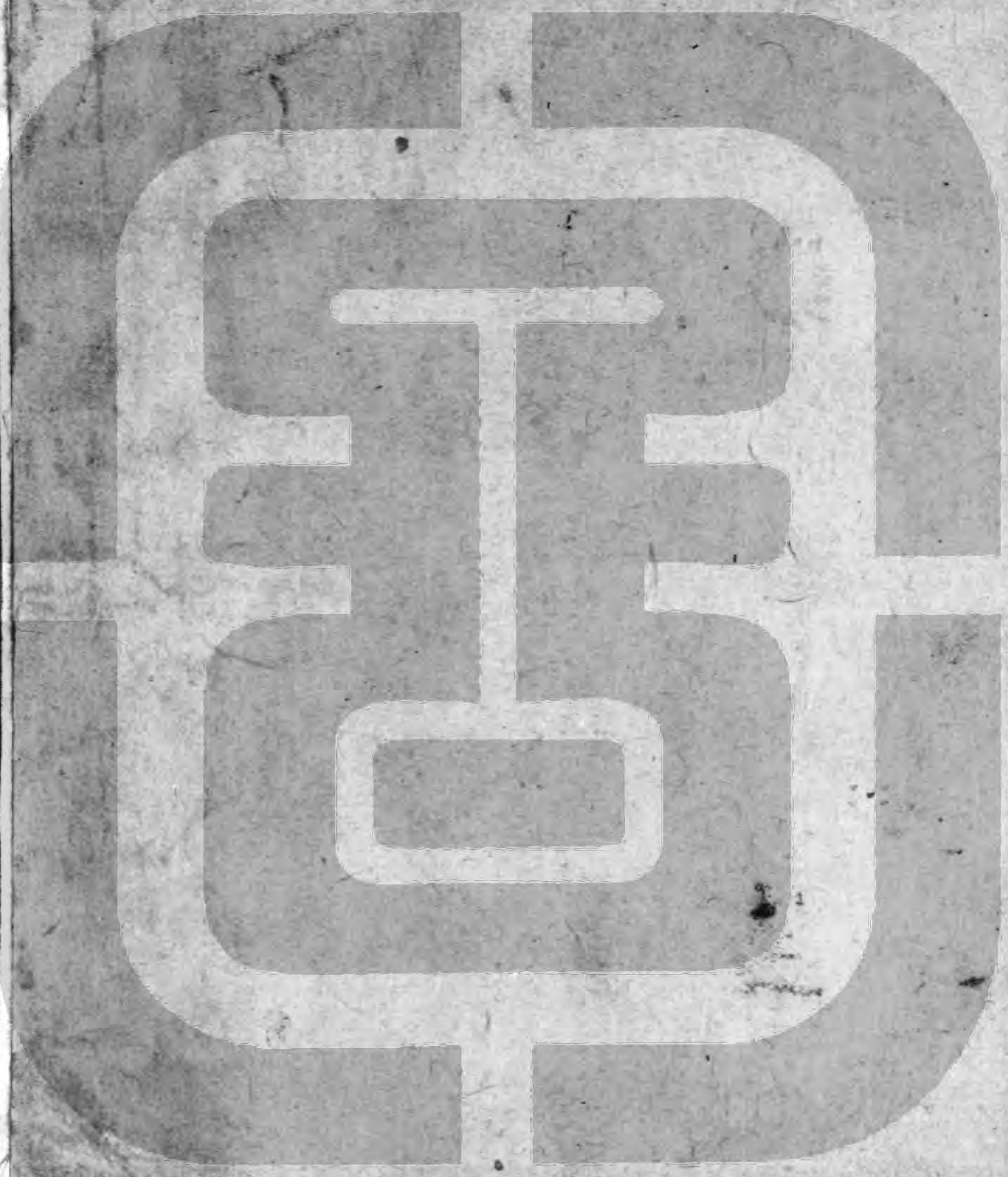
汲古閣十七史

三國志

第陸册

養和閣藏本

第陸册



蜀書六

三國志三十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
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
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

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

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

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射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

安漢云大抵五
漢五末誠我
理八人極多
加以智勇使
為當世之傑
矣

冷宋本
作難

軍字衍

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

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遼欲白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

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士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寔曹氏之休矣

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

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

知此不為福邪 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言如

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耳

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

蜀記曰
臣松之

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

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

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

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

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

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

他敘諸日... 及吳... 傳... 按... 或... 有... 也

王仙... 權... 破... 不... 志... 遂... 權... 臣... 說... 天... 命... 氣... 在... 於... 故... 朱... 子... 權... 也

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

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

權大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

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

伏精兵於鱗艦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

相援助何故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

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

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

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羽不能克

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

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

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案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

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

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追諡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猪嚙其足語于平曰

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諡羽曰壯繆侯存今年哀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

諷誦略皆上口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

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

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

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

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驢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

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

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

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三國志

卷之六

三國志

卷之六

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

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

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

此係中... 石拔... 也

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埔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闔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天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縣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

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
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
於平陽超將龐惠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
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
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
于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鄯山中斫材木
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而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
刺史耿鄙任信務吏民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
之署為軍從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
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末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
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
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
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瑒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
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賞於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
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
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歸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
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從其家屬皆詣觀惟超獨留超
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
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

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

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
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

之曰馬兒不死
吾無葬死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

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

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

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

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

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

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

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
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立營陣是歲曹公西征

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
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
其小婦弟種畱三輔及超敗種先入漢中正旦種上壽於超超搥胸吐血曰關門百口一旦同命
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

按得所歸不
終不為成

逃入氏中轉奔往蜀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

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

蓋德故有
守長在蜀
子死未嘗
寫也

觀此蓋德
志之後

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孫飛竝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俱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始不可勝言也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

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

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以

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

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

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

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

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

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閻以秋

付魯魯自

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

守葭立先主葭定諸君忠遂委質隨從入葭自葭葭受任還功璽

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

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

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

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

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

按此不可信事
致致何不投于
超之日石于子
降於之後手

俱見二百五直

全後乃存俱作但直

逃入氏中轉奔往蜀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

首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旬而成都潰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

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

益德或有
字長在蜀郡
子死未嘗
言也

觀此益德
志之優

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竝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俱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

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釐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

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

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以

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

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

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

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

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圃以秋

付魯魯自
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

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

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

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

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

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

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

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

按此不可行也
致秋何不殺于
超之日石于于
降亦不後手

升
叔

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侍忠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安漢王灌推以於後，下勝脫者忠子也。或比于定軍，當陽之事。

蜀書六

魏氏書

三國志三十六

蜀書七

三國志三十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

馬德操為冰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今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

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馬德操為冰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今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

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士元此論，亦得
之風，法正身歿
則三國之榮，亦
不可也。春風正
氣，足以扶之。

荆州先主... 瑜領南郡... 瑜領南郡太守... 瑜領南郡太守... 瑜領南郡太守...

會於山... 瑜領南郡... 瑜領南郡太守... 瑜領南郡太守... 瑜領南郡太守...

既而先主... 瑜領南郡... 瑜領南郡太守... 瑜領南郡太守... 瑜領南郡太守...

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

吾儔有一日之長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許子將廢貶不劭安其言而親之

平以攷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雖智亦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

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肅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有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始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

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實

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由吾為木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及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

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霸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人相耳備遂行

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

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

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

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

趙政子孫位高
殷民願見周師

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
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
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
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
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
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
王者必體仁義，
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上，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
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龍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
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天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
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
情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
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
寡離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
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
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
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不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

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

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噴，妹禎，事在楊戲輔臣
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

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
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
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

學無常師，各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
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使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
會者數百人，真於牕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

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
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誥，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飢荒，正

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

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

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

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

其年

其年

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
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
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
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
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江而西與璋
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左將軍縣軍
襲我兵不滿萬上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
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
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
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
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
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

右不明本末必竝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
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恨恨然
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
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
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
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
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
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
為左將軍縣遠之眾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
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
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
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

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
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
德陽三道竝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
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
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
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
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亾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
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
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
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亾之勢
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
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

數哉曰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
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
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諉然心自謂不負聖德
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亾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
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
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
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
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闕先王

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反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
論識則始爲豐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
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遠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
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德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

薄幸生先主
而見以爲有
名事實曰不
爲不許

此段所引
州邑使信公若

此段所引
州邑使信公若

此段所引
州邑使信公若

此段所引
州邑使信公若

此段所引
州邑使信公若

乎法正以靖方塊末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間為難何其近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
于不穆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
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
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 以正為蜀郡太守揚

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

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

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

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

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

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

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束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

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凶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

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

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

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

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

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

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

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劫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

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

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

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諡曰

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

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

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儻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天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

先主乃曰孝直吾此注當在不必傾危下但不當引何書也與汝俱去遂退

蜀書七

三國志三十七

蜀州中興國氏書圖印

蜀書八

三國志三十八

許廉孫簡伊秦傳第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

稱而私情不協邵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劔以馬磨自給潁川

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

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恣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

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

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

守陳畱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畱太守而遷靖巴郡太

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

恣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

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恣令出於外斬之靖從

此靖所以名威一時

八及古習

宋和劉野民藏

文休而士與宗
與文相相善
處手世猶不失
為心也

兄陳相瑒又與仙合規靖懼誅奔仙蜀記曰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

權以濟其道仙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

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

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

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

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

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

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

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

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忌迫

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

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

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

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

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

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

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蠡起州府傾覆道路

阻絕元賢被害老弱竝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

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

害及病亾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為孔子稱

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所得也許靖驍客會稽閩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

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永為亾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

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

表術借道
為其節由文休
非此不可居
文休謂曰
此名尚三
以名尚三
西行當時
精神如符
取以兄弟
美謂三式
李士非有

養和閣費氏藏本

卷之六

之曰恭仲字休
多欲得令二而
臨請進利法科
全其不幸可也

此張津疑印
以復說何進謀
官官若故云志
匡王也

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
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
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光明顯授
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
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
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
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
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
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
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
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
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

詳何按

支丹府

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
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
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
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
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
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
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
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
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
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
下當以為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于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
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

八三國三十八

三

後和國書氏載六

此詩得佳格
將美其德
後子劉子也

文休自不食
漢末名士
求一好成
之世世誠所不
損其以治身
而後而相毀
誠在安國語人
乃自是也

按清子字武
二年劉子也
本及見矣

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
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叙致殷勤
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
成都翁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
姓便之在郡十載**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子德之謂乎

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

惶惶懼不能緩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

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

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

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穎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

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

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略上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

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宜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濟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

之喪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適寒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憊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奉訊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此書曰人惟求舊易

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避過以同為略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遺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屬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瀟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高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

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耆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王之會親見三讓之弘靡觀衆瑞之總集親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燦燦焜耀之青燭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上想亦極目而

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在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德星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終瞻捧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

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

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

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

三國三十八

四

三

二

一

愚問

統

上

由前後二書言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偏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擊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

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

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

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

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

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弟芳

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

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

將軍之右竺一雍容敦雅而翰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

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

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

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

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

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曰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

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

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

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糜竺與

簡雍同等項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

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人益州劉

蜀不主史官全

現持舊本度
而注者度
相越也
因心石傷者
多也

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
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
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
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
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
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
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
幽州人語諸耿

為簡遂隨
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
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
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
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

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

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

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

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

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眾論不齊

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

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

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

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

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

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

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

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

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下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

見必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

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

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

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

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

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

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必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

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

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

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

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厭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造相如東受七經還教

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

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

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

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

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權曰仲

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

相如詩乃成其
諸儒也成其
寫士多論社
外是

三本
三本
三本

辨此子呂氏春
林皆以意以
用孔子為受
於祀亦有其
向者以出其
用孔子者之
此亦也謂之
乃以亦可乎

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凶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必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

以州府
按本工日
佳州府及
夫其是也

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况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巳矣，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東井，終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

安法云：蜀人
徒信此類也

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勝壘而興作
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

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蘇納有華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鼎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剡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

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

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三皇乘

祗車出谷口未詳密此便鄜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

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

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

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

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

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

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

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

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

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

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

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

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賤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

知之蓋糜竺一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

善人也

漢書地理志
多委分統于
思東升天伐乃
魏地皆世也
竹則益州分
主詳

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倉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濫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許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

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糧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遊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維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常入，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

爲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

子初相善，年平此物，如張之造，亦高之程也。
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

此年... 衆約若事定府庫自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建安

五... 公事不言...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
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
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
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福
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
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
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

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

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雨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
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
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
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
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謨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
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

朱氏... 此年... 衆約若事定府庫自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建安

三國志... 卷之...

此其所以謂之...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謾送之... 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其規謾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 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 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 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然以謾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謾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

諶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

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謾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

謾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為極錄與禹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

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

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

為衛尉賀權踐祚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

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

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

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
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
人睦焉即日張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
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
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震還
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

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徒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

此疏之義北朝中
傳則休昭及白
傳中可句字出
既任宮省
衛北朝用因
三疏之言也
特重也
將軍相國故
兼領之
左古則
左古則
左古則

之數不過十二今嬖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書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黠韓難御之心也方今掃除強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

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則巴郡則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

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將陳

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

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

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

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

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

又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

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閭豎深見信愛權重

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

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

有令問則亾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

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曰深謂為自輕由祇媚茲一人

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

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

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

以位不相過故也呂又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

不得還又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

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

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

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

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徒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

士伍亾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術按字季陽
析考為石陽太
守又記時也

九李國可存亡
時如信別出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
畱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
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
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
恪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
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父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
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
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辭之流亞矣

蜀書九

西川中興
氏國南中

三國志三十九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
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
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
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
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
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
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
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
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
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

劉軍之在蜀
宗本不與先主
子作事謹始

其九

及五國

長和國書

表詳注並可
親臨及後之
亦有可和入者

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
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

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于
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
微浮于五湖咎犯謝罪遂巡于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
元功巨勳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季見疑于親子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恬拓境
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荆州
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
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
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魏文帝善達之姿才

雄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

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

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

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

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

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亟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

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

三郎殊字下四字皆仙五字之誤

正又種高句野種又種高句野為商鞅一姓一名白起別姓名保令三人之字亦在乃在如百人石拘也或之

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

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

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于

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

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若微子去殷智果

表詳注萬可
親結及後之
亦有可動人者

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

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于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于五湖谷犯謝罪遂巡于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季見疑于親子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取謂非罪臣每

雄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

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

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

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

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

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亟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

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

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

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

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

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

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于

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

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若微子去殷智果

過廷作故

三郡下
守田太

及之不見此

漢中王矣

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

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枝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女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

虚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

封繼續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

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

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

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

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

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

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寧未為蜀

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

達不和數上言達有惑心于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故不到達死後儀請封既至先主責

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

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

為議督軍是封雖有罪必為是達所誘終卒之心脫身歸蜀不為忠亮勸先主除之也矣

歲徙還扶風觀刈孟達家且不誅此意以衡才其不取信于中言不空也達及平其有詐信

彭萊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

敬同郡秦子勅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

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

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

作於是乎始衰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駘未之備也伏見處士

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于

先主手也
及利南
其相作
財服同
故不待
也請也
相本為
可

可
不
為
主
信

得
以
宗
本
國
刊
板

仁義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茂
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
之勳然後紀功于王府飛聲于來世不亦美哉兼仕州不過書佐
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兼為徒隸會先主入蜀
泝流北行兼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兼非故人又適有賓
客兼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兼
坐兼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
正宿自知兼遂竝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兼宣傳軍事指
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兼為治
中從事兼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
葛亮雖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心大志廣難可保
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意以稍疎左遷兼為江陽太守兼

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兼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

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季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夫人本

望乎兼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滅鯁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革老

古者以革為兵故語謂兵革革猶兵也兼罵備為老革簡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兼言大驚默然不答兼退具表兼

辭于是收兼付有司兼于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于諸侯

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

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季直自銜鬻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

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

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

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木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為分

子之厚者兼言

劉士分兒子厚惠施之于已故其兼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

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吻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

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

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

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

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

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

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

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

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

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

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二十七

音理 救反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

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

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

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

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

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各宜為諸葛

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

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

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

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

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

此實前事之失
二當亦取觀
三郡亦與吳人
中三國圖說
十信也

五夫補
中作部

脫之板

子文官託事少
兩難不得入度
三以懲後非
度一未定也

李嚴字正
大任以爲
百宜加獎
居人皆爲
蘇郡有卿
分必社協
林表指而
志極理民
以不後生
其月其師
能別于外
恨何由得
此則用人
可去嚴未
右用註歷
口猶有失

武帝失之
羊昭烈失
李嚴人固
而石權位
精得見其
李營之帶

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
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
連流俗苟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
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郡士公言國家不任
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
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
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
以下識真偽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
開門關其軍隨大將軍則誹謗先帝侍御則挾刀斷人頭于梓宮之
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官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
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正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詔曰
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
惑朕不忍刑誅徒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
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
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
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卒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
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于緜竹嚴率衆降先主
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
賊馬秦高勝等起事于郫音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
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
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
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
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竝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
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赴本

後漢書
列傳卷之四

此則一列已非
子也

孤志可為志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請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是以前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八方龍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敵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平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

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一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一併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貽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

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其利導人為奸挾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舒露嫌心遂生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繼左將軍領荆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維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麴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成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餘節傳印綏符策削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其爵土

此則一列已非
子也

漢書

古人度其亦
指存位之
手及見及
猶居留內
心志之

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平昔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則
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勸退前關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
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炎推心從事十二年平聞亮卒
若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發病死平常翼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益徒無怨言而已故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怨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平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豐官

謂言死者宗
其德惟陵之
心本忠勇國
考此時自及若
為已作之于
麻中注其風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
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
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
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巳車服
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

取則至三逆有
身才此同休
照之清和直放
至外雨及人也
至京市者當
別有說也
論注

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
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
其祿位以至今日聞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
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
則靡寄顏于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
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
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
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披逆和善德
小兒然中非
何心能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
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
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

義和周書民歲本

還何故

忘元板

一廷折

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
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
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
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
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
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
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
侯琳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于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琳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
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琳聞延奄至必乘
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史耳橫門環關與散民之殺足周食也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
許印而公從料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際危不如安從坦道
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
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火水十二年亮出北谷口

街按之效也
胡視之長安侯
史計得行也
一全而年也
昭孔明持可
與延極反

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
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
之為字乃下用也頭上用乃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
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
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
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
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
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
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
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
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
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文長曰延門
將持節不令
延曰延意

後延便
楊儀

田谷

此道校注

此道校注

此道校注

此道校注

此道校注

此道校注

此道校注

此道校注

此道校注

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允咸係儀疑延儀等棧山

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

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

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于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

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

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

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

今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

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而詣

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

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

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

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

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

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

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

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

即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

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于五內時人畏其言

觀此則儀心
疑保石存沈
等保儀疑延
誤矣

何平即
五年

三子亦有
一法

何乃之被日
稔亦有以
拍案其孫位
以公前此
後乎日審不
能寫其
身

語不節莫敢從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慮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議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友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議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竝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

蜀書十一

三國志四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

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

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

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

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

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

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

欲行醮。遂親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

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

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亮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耶得後主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氣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雋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召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百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意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

魏氏自備用弋
憲為守永安
可也

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徵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眾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請晉玉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于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於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志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于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魏氏自備用弋
憲為守永安
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逼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呂又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

梓潼令

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
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
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

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

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犍又徙房

陵後主踐祚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

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

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

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

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不在

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

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

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

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

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

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于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一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微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

三國四十一

安漢元漢也
之章本傳云
此又詳其生平
所據此即所
收諸葛亮本
收諸葛亮本
不廣為記漢
之章本傳云
此又詳其生平
所據此即所
收諸葛亮本
收諸葛亮本
不廣為記漢

氏一玉之文 已見三帝此書出
始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
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
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
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
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
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閩恩
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
閩遂趨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
殺令縛於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
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
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世涉史源

此書有評語
不殺但用此說
文詳著百李
一府皆非正人夫
蜀士心也

花廳新書
原注此理即元
死後三也也
惟長史即裔
故心侯之稱耳
怨心外物前
乎

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
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
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
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
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
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
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
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
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
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
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

三國四十一

蜀書卷之六

行我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
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
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

翬音忙角反見字
林曰翬思貌也

歷三郡守監軍翬

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
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
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
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
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
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
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
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
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
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
乘水東下翼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敕習綽
但于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
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
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
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
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
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按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此此此此此此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

心食不知味後流送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

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

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于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

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

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

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

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

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

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檢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菜以

問占夢趙直直曰乘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乘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初住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常奄往錄獄衆人咸為

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出納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

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

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

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祗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

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

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

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犍

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

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

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

時之功隆崇於漢雋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

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

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

安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

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

聖賢之教固有不死之民存
其教固有不死之民存
其教固有不死之民存

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群臣議欲
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
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
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
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
公朝虜而子園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
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土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豈非親賢執能絕此嗣祖配天
非咸陽之警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
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
也宜哉 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
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
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
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

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
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
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
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
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
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
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欵誠
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
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
為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
後益州諸費有各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
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

軍旅巨勳中
柯以德補時
輔世之山主

周子字石生
侍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
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
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
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主厚名
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
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
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

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

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
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群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
孛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
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
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

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

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私語人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
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
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
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書法自中
引古張句等語
字玉川持其氏
世心地及山氏群
于益甚

軍旅正動中
柯亦德補時
此後世之所未補

周群字直也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
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
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
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主厚名
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
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
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

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

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
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群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
孛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上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
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備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
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除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

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郢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

中軍必才牙裕又牙言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牙言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

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

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

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軍旅主帥中
何有德補時
以世一以未

周群字直
巴西閬中人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
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
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
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主厚名
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
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
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

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

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
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群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
孛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上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
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
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除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

引古張即等語
軍主同移其氏
也日地及山氏群
于其甚

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
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私語人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
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
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
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此語與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此語與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涿則失涿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鉅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群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

魏也周因問曰昔周微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

此語與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心傳子同本

書與法及紀
名存實亡周
子晏甚

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
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
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
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

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
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

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
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

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懾懾虛晚反其矜已妒彼乃至
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倣其訟閱

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

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

復為博士

孟光字季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為

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
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譎譎音奴交反譎音休表反咋音祖格反先主定益州拜

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
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

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厚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此亦又若言
與孟光等
本無行

大長秋字季裕
中常侍孟賁之弟
靈帝末為
講部吏

此亦又若言
與孟光等
本無行

按此語不意以
唐人所本末
及改正耳
唐人所本末
及改正耳
本相傳信也
不改

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
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
所嫌太常廣漢鍾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
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在益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
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
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
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
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
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
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寔不為放談乃曰吾好
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
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

不廷亦

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
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
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

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

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

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祚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佳漢

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敎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

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

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

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
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

請此字職心
等元領百術此
楊洪勸當向
我其宗也

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于時。然猶愈于敏。俱以其
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
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愼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
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竝能協贊。大將
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交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
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
精于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左服虔注詭咸
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誅魏太子客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疇知其
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友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

後漢書法元字
長孫父欽習左
氏春秋事孫陽
曾與劉歆同
傳父業為
訓法而元升年
至左氏必傳寫
之誤折一

之明老懼此禍今雖欲願行減
親之諒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謨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
司馬徽。宋忠等學。謨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
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
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謨為庶子。遷為僕射。
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
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
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
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
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馬子二人前編
合此稱名以此

王肅名者李
張乃傳後位
微而肅也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
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

史記元年王立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
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
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

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
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
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亦然
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
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
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
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

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
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
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
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
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
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
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
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
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竝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

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尊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覲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

此亦大議耶
老奴何不一
之及、陛下
降表誠可恨
也

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
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
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
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
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群臣
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
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
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
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
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
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係恐發足之
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

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
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
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
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
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
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
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
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
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
祖在信都畏偪于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
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
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陛

此所料時士亦
有古語于三不
以此論、兵守居
去尚、後、亦名
四年、先、平、此
王、之、後、以、此
即、何、用、味、于、此
而、思、于、術、之、後、其
主、歸、和、道、後
也、評、家、作、之、以、此
猶、未、三、日、其、事

劉不此仁者性善
八已則存存存

從周之謀則言
人克居我之謀
故卿制也
百世口誦也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變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讐可謂苟
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
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異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稱雖庸主實無
結紂之酷戰雖屢北未奉上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
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置土險攻山水峻絕激激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
楫而慮于必亡魏師之來塞國大氣欲追則船所難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哉斯言可以立
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悍之卒此越玉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多遠自囚處
下壓于敵人之政所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哉斯言可以立
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楚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鱗鳥鼠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
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耶基之能構令名之可時晉文王為魏相
獲哉

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
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
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
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

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
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

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
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
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
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群書刺史費禕命
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

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
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
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
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

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
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

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凡所著述撰定

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

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周子熙賢同少子同頌

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

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于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

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停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賢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免且絕響于中林自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昇泥之賦想玉蟠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節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偏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忠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干秀始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洪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通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山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方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于家

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

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

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

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

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

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

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

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

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

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

元彥字元山
志云周長子此
以下十字出此
七

此大城故揚子

日字所
書字所

文法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
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
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
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粵秘躊躇紫闥喉
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究古今之直偽計
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殫固未能
輸竭忠欵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
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
要夷庚之赫懽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
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

世誌

豔管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
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
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
姬衰道缺霸者翼扶羸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
星奇邪蠶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讐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
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
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
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鏤鏤車服媮幸苟得如反
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
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終隕
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于時
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
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
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
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疊疊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于素
秋玄陰抑于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
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
披其胸徂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
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
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
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
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
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
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釋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
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時聞仲尼
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
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
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
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諱此其
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
慘慄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弭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
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

也方今朝士山積髭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

林游禽逝不為之歎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

為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于桑林

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衣命湯于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

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衣命湯于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躋叔矜之優游美疎氏之

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齋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

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

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沉思于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

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其儻纒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此而黃使人往取之往而獲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

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埋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情而忘其蘊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固遺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薛燭察寶以

曰伯樂寒風素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

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

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澆澆如水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鄉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

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澗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其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鄉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鱉魚聽之

不可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儆雞之拊翼也楚客潛

寇以保荆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

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于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

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于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

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雍門援琴而挾說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

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諤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唐八小祝之病
此以仁德記

子元板

為鄰入用堀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圍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見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乘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人頌曰及至駕騶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

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 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于蒙蔽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頤而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放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踰解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同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罔罟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大聽焉無聞視焉則晦此其外猶有浹浹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

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 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淮南子曰
此之傳本改
宋本改
沈氏本元
本曰
乃此本本有
篇中林治怡
右有表也

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贊和閣費氏藏本

安侯之心揚旌
以周而心已少
一善也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

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謀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張璠識此言廷臣家何口取

上為身良則精不效

為

情

蜀書十三

三國四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史州牧劉璋召為主簿特別

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

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

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

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

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

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于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

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和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

先主安拔心術
故霍大節忠皆
不友事君之說

及若開

張和蜀書氏藏本

拒宗下

史記文

晏子所謂之心
可以事乃天以
衡有子

凡此情多因物
者皆在天家
入太微中
注於上
心術一
宋書
三月
五月
或入
及古
堂
推誠

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
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
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
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
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有黃權之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
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
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
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
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
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

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于道官屬侍從莫不
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
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
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
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
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
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
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
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于
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
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

任
正宋

遠
字

至領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
 敗先主必成乃託各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
 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
 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
 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康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
 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
 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
 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為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謂之蜀人云康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
 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闓跋扈于建
 寧朱褒反叛于犍犸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
 縣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

通鑑注康降時
 任平夷縣
 康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

觀此傳及馬志
 張益二信中皆
 有和衷之意

華陽國志曰先主
 望不辜則從南
 越相之子孫不
 能居之以名不辜
 以字且先人之忠
 此說也

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
 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
 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犍犸與亮聲勢相連南
 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
 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
 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
 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
 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于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
 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

此閩又降于吳。吳遙署閩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閩。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李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

步，古人不難追，鄙士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閩，旣發在道，而閩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閩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蜀世

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

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特猗太
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
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
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
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
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
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
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

修弟恢恢子義晉建

亭子衍

味縣

寧太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
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
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閭宇宿有功餘於事
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蓋部者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闕字字文

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漢朴
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
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
不能用大敗于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逆率將士而還
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

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
 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
 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
 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
 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
 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
 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
 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人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
 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
 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
 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
 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劉

時帝在東
 故在東

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
 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
 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狡猜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
 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侯及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
 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與化並為大將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
 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佻位二千石
 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
 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
 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從從注
 此

漢書卷之六

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因篤家素貧。置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嶷宿與疎濶。乃自舉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蓋部者舊傳曰

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營。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于要厄。作石門。于門上施林積石。于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及叛傷善。天子命將軍討滅惡類。汝等若稍領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難追悔之。亦無益也。若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胃又反。以馬忠為督。東降討胃。疑復屬焉。戰常冠軍。首逆斬南事。訖。祥狗與古。獠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招降得二千八百人。悉傳諸漢中。

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

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雋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施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所都者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

羊陽國志云及
漢山宜國傲白
庫山天有藍坑
樓山山前水匯

銅板後序
書目後

字本以其昔相
手術業皆正
乃者亦一正也
義若長子者字
五名皆也

穀涕泣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

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

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

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

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溼固疾

簡請降眾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併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

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墮沒辜負榮遇天

不違願得像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

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

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巂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

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

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

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誠斷明果咸以所長顯

名發迹遇其時也

谷發其狀其相也

王平忠貞而無望其嶽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蔣費姜傳第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管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人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眾人既不隱于心實又

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
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
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
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
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處群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
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
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
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
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

自及之別
此中
不爲非也

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
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
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情憤誠非及
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
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
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
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
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
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
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
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

此中
不爲非也

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倚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
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
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
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
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
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任涪疾轉增劇
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
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
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
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
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縣卜云其
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

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
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
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
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
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
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
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
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郾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
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
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
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郾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
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
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
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

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于。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于。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曠。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決。其。勝。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不。禕。輒。辭。以。醉。退。而。無。次。應。問。者。皆。無。所。道。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所。執。寶。刀。贈。之。禕。

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閹。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輔。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如。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意。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為。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弟。弟。勸。父。子。從。後。開。門。舉。兵。感。而。向。芳。必。無。悉。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于。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

字。元。叔。少。有。一。字。信。機。細。矣。三。國。四。十。四。歲。和。閻。費。氏。藏。本。

循三少帝紀注
處修皆作情此
處注 銜接情
情三少帝紀注
近故修皆易後

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仕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

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

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

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諡

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

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

之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

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

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

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

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

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

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

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問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

所治冀縣界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同

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

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絲等所破

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亮辟維為倉曹掾加

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

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

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

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

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

雜記於居此

五本相此亮主

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
 大和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
 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
 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
 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
 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
 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
 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
 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
 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
 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
 往重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
 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
 宜放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

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

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

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

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攜還住

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

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傳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
 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
 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
 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

開城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

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係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

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

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

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按後會也
言載王宗人論
其時一會不
意心躬共十
諸不別御

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
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
廣漢邛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千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

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
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雄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

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音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

克復也乃說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于樓下見疑于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後主也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從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方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蓋坑魏兵還復蜀祕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凡此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而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歸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

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與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與理外之奇舉不亦闢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為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歸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其事在維手維復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遲遲不復可謂之愚闇哉

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藥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

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諤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

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

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義節

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通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

及古月 卷六

之儀表斯亦惑矣縱難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
以為邵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
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
取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訶又非所以難邵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
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
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

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姜
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

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于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

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
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死也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者此其未盡則特為揚我之精贊而後也蜀

都賦云西為西姜時時在部

蜀書十四

西川屯鳳

三國志四十四

蜀書十五

三國志四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

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

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

郫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

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

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歿隕恐有

異計未知所知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

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

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先主信作宗

此皆蜀中流民
或謂維本無
心守府中流民
或謂維本無
心守府中流民
或謂維本無
心守府中流民

及古蜀

表和蜀書

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下友揆張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謂下友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

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

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

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

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

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

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

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

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

皆有名迹蓋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徵

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

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策為侍御史

三國四十五

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

州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鶴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

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
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鶴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
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
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忌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于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
重于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
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
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
欲閉門綱又于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
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
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
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
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
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
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擊戮耳綱曰意其然乎要之以天地
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
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于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溫然當條名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
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異所遺絕故不得俸
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二十六嬰等二百餘人
皆衰杖送綱喪至維陽葬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

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
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恃法嚴不得殊
浴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
群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
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
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
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
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
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

長和司馬氏藏

永安志曰
周國中
又咸云此
古不後
是也然新
七校未百
名於事
性

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于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

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

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

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若臣憑恃唯陛下重，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師，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求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竟速管轄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諳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

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

兖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

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

夜入山，保其家。後主崩，化聞之，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

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

晉書卷五十五

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于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
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
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
耀五年姜維率

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

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

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

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康降都督

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

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

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略

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

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鞞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鞞無行見

揖戲經紀振血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

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康降後將軍先戲沒

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

季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閒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
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親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
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于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慈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于
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

吳主非大弟
不待生磨大
業于戲元下
可以相州也

卷一百一

晉書卷五十五

晉書卷五十五

晉書卷五十五

三國志

五

晉書卷五十五

家子賜為元生
或甚美也
此高北明平
本傳

承清身入晉室
奉命備史
自謂神異
乃于寫書
記文德
此同書
若中漢
既斷
此皇帝
代也

漸接世之
此書
而方人

臣季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速慢郡縣偏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
署本圖官達不矜各節今臣亡國賤辱至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
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
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若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
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
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
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水芻芻薪蒸密戕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王季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
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
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
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之後卒者
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
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竝起役殷
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
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
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
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
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
時儁又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竝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
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
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
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
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
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竝致姦慝悼惟
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或同敵

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詔暫思經算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嘗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邁為安遠將軍庾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

年卒失其行 按音地理志蜀軍武元年以提為屬國為未提別統五未提中庚漢陽南秦堂狼
事故不為傳 宋州郡志亦秦元注云本名高昌武太元元年卒

揚威才幹歛歛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鄆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
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

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
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
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 有仙蓋文佛一序後於云又故主之謂安守石必時輩也
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敕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
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

凡引他書者
皆按注

為光祿勳諫為少府 後代賴恭為太常恭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左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于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將地書曰令史失
賴左掾屬喪楊 朝中損益多矣 顯亦荆州人也 後大將軍將地問張休曰漢嘉前豈有王元
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 襄陽記曰楊顯字子昭揚儀
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在體上下不可
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穡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
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同已 忽一日 顯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
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習之不如此乎 顯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 顯不問其死生而為之 顯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 顯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在體上下不可
曹屬典選舉顯 何彥英 各宗蜀郡人也 專學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社稷同師
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真 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碎為從事祭
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祚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 諫議隱行儒
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

林天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于涪
諸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

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
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

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漢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履穢遂事成章備任東隅末命不祥哀

悲本志放流殊羈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各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臣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從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於各邑義陽人也隨先主

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于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各官亦至尚書

竝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救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

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沛 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命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沒入 患生一人至于弘大 奚官免為庶人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于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實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驥義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備頗招合部曲有讒于璋說義欲叛者璋陰疑之義聞甚懼將謀自守遣使于郡宜言索兵自助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救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死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美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為已厚陳謝于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碎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嘗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戰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福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佳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譖開城請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 按閱使傳作傳士仁不贊士仁則其人姓士傳字術也 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

于篇

此是卷目 衛按附于篇末似 裴注不記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季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

書名 傷天下三分不 州失政因信故 并及都善其品 蒙氣奪中 所制也 西成也 連而事之 肯不居也

疑誤 位於本

習字陽周 遂字本

司疑同

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于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通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穎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卽許之

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抗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懼世難云

志正不厚以
邪自來信乎
其不與厚也

孫堅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身即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比性闊達好奇節少為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身即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比性闊達好奇節少為

三國志四十六

錢唐前志屬會稽郡西郡都尉注

白字屬會稽郡

皆後唐法別野昭屬下

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僞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良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

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

車騎將軍素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口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亦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

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問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大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

史記三卷
進上始此

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

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賜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畱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愧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附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温毅機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

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使君何以在其

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敵窮迫副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

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次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

騎五六十人詣營省堅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本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果處河內
按度始基下
云云志在堅
皆有都尉葉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幹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漸聖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堅移屯梁東大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
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術跋踏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車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淵求引所將兵為憤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出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便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同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遣金城使備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見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見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始死凶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

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園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將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

三國四十六

燒柱疑事
柱疑疑柱

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為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烈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會稽周賜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賜字仁明周昕之弟也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賜賜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 荆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

知馬山法新

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走窺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作不聞射擊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又云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策字伯符堅初與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匡吳氏所生少子 朗庶生也一名仁

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未雋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風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 徐州 侯讓與弟匡

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與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討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俾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於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此何馬山法新
按此處之策也
吳之待太元元年
後抄柏斯故奉
一調功計里守
策之文和則否
宜莫於善也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信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日礮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詎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其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

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由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韓禮下邳相竺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

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

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

壽春在丹陽郡
丹陽郡在江表
陸康在丹陽
陸康在丹陽

壽春在丹陽郡
丹陽郡在江表
陸康在丹陽
陸康在丹陽

壽春在丹陽郡
丹陽郡在江表
陸康在丹陽
陸康在丹陽

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等故剽劫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三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

吳景等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晨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集矣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威族誅策自討虎高顯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策曰聞君能戰戰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自勇於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美我於舊其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盡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志也事見後漢書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益上天垂司憲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憊然想是流埃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休北幽劉繇決力江游劉備爭盟淮隅昇以未獲承命憂弓戢戈也今備錄既破操等飢餓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繇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氣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政窳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棄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與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曹公表策為討逆將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

子昂所書舊天

軍封為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秦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志在平討雅意恭遂厥筭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為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

詭詐百姓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黠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同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八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各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

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塔黃綺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雜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濟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資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資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曰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趨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雜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濟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資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資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曰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趨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

西漢通鑑曰西漢六代今年呂蒙東吳三聖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

章取賁文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

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

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游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

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誦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

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

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

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因其母吳人大小皆

為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

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為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暨令豫具船

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

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眼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

來吳會立精舍煇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

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鏗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

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川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

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

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口百年年征老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祥琴七卷
中七祥相承切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

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說石威則書

袁紹破後也書云授賁貢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內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

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

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燭厲策催諸將

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

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早不雨道塗艱澁不特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

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

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竝往慶慰策遂

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

不同未詳孰是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入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

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被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

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

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貢

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匿為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

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

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追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

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

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服曹袁虎爭

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案袁

二卷本
三卷本
四卷本
五卷本
六卷本
七卷本
八卷本
九卷本
十卷本
十一卷本
十二卷本
十三卷本
十四卷本
十五卷本
十六卷本
十七卷本
十八卷本
十九卷本
二十卷本
二十一卷本
二十二卷本
二十三卷本
二十四卷本
二十五卷本
二十六卷本
二十七卷本
二十八卷本
二十九卷本
三十卷本
三十一卷本
三十二卷本
三十三卷本
三十四卷本
三十五卷本
三十六卷本
三十七卷本
三十八卷本
三十九卷本
四十卷本
四十一卷本
四十二卷本
四十三卷本
四十四卷本
四十五卷本
四十六卷本
四十七卷本
四十八卷本
四十九卷本
五十卷本

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繆矣伐登之言為

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

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

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議未為悉

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

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威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

慮然則策之所期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何必畢志

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

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賓客其有焉。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

二十六。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

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諡策曰

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安以之任行日
聖德理之何心
甲武德之攻此
依循坐待行德
相成之務矣哉
此語也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
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
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
矣。孫盛曰孫氏兄弟比日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且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倘有
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謀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
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于
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存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那無磐石之固勢一則
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
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折薪弗荷奉之則曾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
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絕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斷為之十其未... 其本... 暗... 願... 乘... 宋... 其... 矣... 姪... 策... 策... 信...

丁巳正月十九日閏年



自正月十九日

律